

卖牛

刘平

吃晚饭的时候,牛爷对儿子桂生说:“明天把白耳朵卖了吧。”白耳朵是牛爷养的一头牛,是牛爷的宝贝。正埋头吸面条的桂生抬起头看着牛爷,说:“爹! 卖白耳朵,您舍得?”牛爷叹口气儿,说:“舍不得,但有啥法子?”

是没法子了。地征了,要拆迁了,家家户户住小区,没地方养牛了。卖牛要赶早,第二天天刚亮爷儿俩就吃了早饭。牛爷解下牛圈柱子上的牛鼻绳递给桂生,说:“走吧。”吃早饭前,牛爷已经喂了白耳朵一顿米糠饭,吃饱了。桂生说:“爹! 您不去?”牛爷说:“腿又疼了,今天我不去。”

桂生握着牛鼻绳把白耳朵往牛圈外牵,白耳朵像知道啥,四条腿钉在地上不走。牛爷走过去,摸摸白耳朵的脑袋,又轻轻拍几下它的屁股,对它说了句什么,白耳朵才挪动了脚步。桂生牵着白耳朵往外走,牛爷像突然想起了啥,说:“桂生! 你心里有数?”

桂生回头看着牛爷,说:“爹! 放心吧,有数。”

牛爷说:“啥数?”

桂生说:“至少一千六。”

牛爷往地上啐一口痰,说:“一千七八都够得着。”

桂生笑了一下,说:“爹! 够得着就尽量够,反正至少一千六。”

看着桂生牵着白耳朵走出院门,牛爷心里挺踏实安稳。其实他完全可以放宽心的,桂生憨厚,但脑子好使。十天前卖犊子,桂生就卖了个好价钱。

犊子是白耳朵生的,刚断奶几天。因为要拆迁,牛爷就忍痛把它卖了。那天牛爷和桂生都去了,桂生牵着犊子走在前面,牛爷背一筐嫩青草在后面跟着。

到了牛马市,桂生把牛鼻绳拴在一棵老槐树上,牛爷把嫩青草倒出来给犊子吃。然后桂生搬一块扁石头过来给牛爷坐,牛爷坐在石头上,从口袋里摸出旱烟卷起来。牛爷边吧嗒旱烟,边等人来。

牛爷看着低头吃草的犊子,对桂生说:“心里要有数。”

桂生说:“爹! 啥数?”

牛爷吐了一口烟,说:“至少六百。”

桂生说:“爹! 七百都够得着。”

牛爷说:“难。”

桂生想了想,说:“够得着。”

先后来了几个人,价钱都没谈拢。快中午,来了一个壮实的黑脸汉子,聊几句就认识了,是牛王庄的甘老贵。甘老贵出价是最高:六百。

牛爷没有马上答应,他心里还在盘算。牛爷卷一根旱烟递给甘老贵,说:“老甘! 螺蛳拐的叶子,尝尝。”

甘老贵点燃旱烟,吧嗒两口,说:“香。”又说:“牛爷! 六百,您咋说?”

牛爷正要说话,一旁的桂生抢先了,说:“叔! 六百少了。”

甘老贵把目光转向桂生,说:“还少? 你说啥数?”

桂生说:“七百。”又说:“叔! 您也是懂牛的,您好好看看这犊子,值不值那个数?”

甘老贵围着犊子转,目光在犊子身上滑,耳朵里却是桂生的声音:“要不是拆迁,八百元我爹也舍不得卖这犊子。”

其实,桂生心里也很舍不得犊子。

最后,甘老贵真就甩出七百元,牵走了犊子。

牛爷心里高兴,晚上,爷儿俩喝了两杯酒。看着桂生那张憨厚的脸,牛爷心里很满足。虽然桂生不是他亲生的,但他把桂生当亲儿子,桂生也把他当亲爹。桂生说:“有爹,我才有了天、有了地。”

午后两点过,桂生卖白耳朵回来了。桂生交给牛爷一沓钱,说:“爹! 一千二。”

牛爷看看手里的钱,又看看桂生,说:“桂生! 咋这么少?”

桂生说:“牛王庄那个甘老贵的。”顿一下又说:“就是买犊子那个人。”

牛爷眨巴了两下眼睛,说:“甘老贵买也不该这么少。”

桂生说:“他觉得买犊子吃亏了,这次杀价狠。”

牛爷说:“不卖给他就是了。”

桂生揉揉眼睛,说:“可他说的话我有点受不了……”

牛爷一愣! 说:“他说啥了?”

桂生说:“甘老贵说,他把犊子牵回去后,犊子一直很烦躁,给它白米饭也只是舔几口,成天叫唤,犊子在想妈……”说着,又揉了几下眼睛。

晚上,爷儿俩又喝酒。喝着,桂生像突然想起了啥,说:“爹! 把白耳朵送给甘老贵我都干。”

牛爷给桂生夹了一口菜,说:“桂生! 你做得对。犊子还那么小,咋不想妈呢?”说着,不由得想起了他在村路边捡回桂生的情形,那年,桂生才三岁。



沐春 李昊天 摄

离美丽近一点

吴新生

那时候男人还是个男孩,大概与宝二爷跟姑娘们在园子里调弄胭脂时差不多的年纪,喜欢穿花格子衬衫,外面套个小西服,头发是杀马特造型,整天没事在小镇上闲逛。

尽管这只是个巴掌大的小镇,但也是生活的容器,是容易发生故事的地方。每天,来来往往的人们在小镇不同的时空相遇。而男孩每次在十字街口都会看到一个鹅蛋脸、大眼睛的女孩,扎着马尾辫。原来女孩家里开的服装店就在街口第一家,女孩不是在店里给顾客试换衣服,就是在店外面哼着小曲擦拭玻璃橱窗。她步履轻盈,见人总是脸带笑容,那笑,在男孩看来,如秋阳,似春风。

世间事有时候很奇妙,若干年后,从未有任何交集的男孩女孩在熟人的撮合下成了一家人。他们结婚生子,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平时逛街时会牵着手、互相投喂喂食。

幸福的日子一晃而过,不好的日子却刻骨铭心。男人天性洒脱,生活上不拘小节,不喜被束缚,爱开玩笑逗乐。而女人性格完全相反,做事一丝不苟,爱操心,眼里揉不得沙子,一个想自由,一个要控制,两个观念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更像是没头脑和不高兴组合。日常生活的碰撞从开始的你一言我一语,到最后的你一枪我一炮,吵完冷战几天,再和好,再吵。循环往复。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挣钱养娃和吵架斗嘴两件大事仍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男人玩心不改,呼朋引伴,酗酒、赌博、打游戏,夜不归宿。最后女人不得不以死相逼,让他远离那些酒肉朋友。有一次,男人接到朋友的电话,换衣准备出门,女人一下子冲到阳台上说,你要敢走我就在六楼跳下去,男人傻眼了,乖乖地败下阵来,心里不由一阵哀叹:这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坟墓不清楚,但一定是友谊的剪刀手,把自己的朋友咔嚓得干干净净,要是没结婚,可以在KTV吼一整夜的《朋友》,可结了婚,只能在家里为宝宝轻唱《两只老虎》了。

有了家庭的羁绊,潇洒也就变成了臆想。而爱情的神话和笑话也可能只有一墙之隔。

公司裁员后男人更是无所事事,除了偶尔在家做点家务,他彻底躺平。女人白天做点小生意,晚上回家烧饭带娃,洗刷整理收拾,她有点洁癖,嫌弃男人主内水平不高,地板擦得不够亮,玻璃擦得不够干净,自己非要重来一遍,客厅里的桌子都被她擦矮了。男人感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认可,更加自由

随性,怎么舒服怎么来,女人前一秒东西收拾干净了,后一秒他衣服袜子扔得到处都是。终于,女人感到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她去照镜子,想对自己笑一下,没想到镜子里的自己却在哭。

有人说婚姻是现代世界最高级的战争形式。战争中他们的孩子升入了初中,女人也变成了梨形身材,脂肪囤积于臀部腿部,青春不再;而男人发型潦草,开始不修边幅,再加上烟酒过多导致中年发福。疲惫糟糕的生活状态容易生出委屈,委屈便生怨恨。怨谁呢? 怨天怨地不管用,只能怨跟自己同条船上的另一半。于是,柴米油盐,娘家长婆家短,都能成为吵架导火索。争吵不仅曾让双方的父母出面,还惊动过居委会的“马大姐”们。

这天,女人一反常态,她不吵也不闹,冷冷地望着在沙发上身体斜成45度角的男人说:你看你,天天窝在家里抱着手机傻笑,小区物业缺个清扫工,我给你报名你又不去;要不,我跟楼下王太太说说,你没学历没技术,但可以到他老公公司里给王总拎个包啥的……女人的语气轻柔如风,男人却感觉在自己的心上开了一枪又一枪。

可说着说着,女人激动起来,开始提高了分贝,“没用”“窝囊废”这些词儿开始钻进他的耳朵,他气血翻涌,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上前去想把女人掐死,但这个想法让男人自己吓了一跳。他急欲逃离,便迅速溜到一个朋友家里借酒消愁去了。

逃避可耻但有用。

一天,女人让男人出门借钱想开个服装店,可男人却坐在那里双手不停地盘着套在脖子上那串圆润光滑的祖传佛珠,闭着眼睛气定神闲地说道:现在哪个还上街买衣服,坐在家里在网上手指轻轻一点就有人送货上门! 女人彻底失望了,心想,这样的男人,他不会扫地,但擅长扫兴;干啥啥不行,泼凉水第一名。

终于,女人在跟男人大吵一架后摔门而出。一周后,男人接到远在千里之外沈阳市公安的电话,女人倒卖手机犯事了,关在当地的拘留所里。男人嘴里一边骂着败家娘们,一边找朋友借钱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

两个月过去了,男人带去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女人还是捞不回来。已是腊月,家里打电话希望他回来陪孩子过完年再去,男人却在电话里对父亲嗟嗟着:“爸! 那串乾隆爷的佛珠……去铺子里当了! 我要在拘留所边上……租间房子,我想……离美丽近一点!”

女人的名字叫张美丽。

